四庫全書

史部

東觀漢記卷八

列傳三

案本書列傳自外戚宗室外一以時代先後編之畧依官秩崇卑為次而隱逸方技

殿
馬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遊學京師禹雖幼而見上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更始既至雒陽乃以上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

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歡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願也乃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于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

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上至廣阿（案是時光武因擊王郎至此）止城門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我乃始得一處卿言天下不足定何也（案此下有闕文攷范書本傳禹對曰方今天下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禹破邯鄲誅王郎有智謀諸將鮮及拜前將軍禹為大司徒（案范書本傳赤眉西入關乃拜禹為前將軍討之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復使使者封拜禹）制曰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益親可封禹為酇侯赤眉入長安禹乘

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上以禹不時進敕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今長安饑民孰不延望馮愔反禹征之為愔所敗威稍損又乏食赤眉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皆食棗菜（棗菜一作棗葉或作藻菜）上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禹與赤眉戰赤眉陽敗棄輜重走皆載赤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之軍潰亂時百姓饑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

升道路斷閉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為糧吏士散已盡禹獨與二十四騎詣雒陽案范書本傳建武二年更封禹為梁侯至是上大司徒梁侯印綬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十三年定封為高密侯罷三公右將軍官罷以列侯就第位特進奉朝請篤于經書教學子孫

鄧訓

鄧訓字平叔案訓禹第六子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内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扑之教太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

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大官門為求火不得乃以口嘘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嘘至朝遂愈永平中治滹沲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没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監領其事更用驢輦歲省億萬計活徒士數千人訓將黎陽營兵屯漁陽為幽部所歸遷護烏桓校尉黎陽營故吏皆戀慕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以青泥封書

從黎陽步推鹿車于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襆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吏士嘗大病瘧轉易至數千人訓身為煑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為適配偶坐私與梁扈通書免歸燕人思慕為之作歌拜張掖太守以身率下河西改俗鄰郡則之為護羌校尉諸羌皆喜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于雁谷案范書本傳雁作寫迷唐乃去既復欲歸故地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箄上渡河掩擊多所

斬獲羌俗恥病死臨困輒自刺訓令拘持束縛不與兵刃醫藥療之多愈小大莫不感悅訓卒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或以刀自割又刺殺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且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家家為立祠每有疾病輒禱請之求福也

鄧鴻

永平六年鄧鴻案鴻禹少子行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絕坐

鄧陟

鄧陟（案陟訓長子范書作隲）字昭伯三遷虎賁中郎將以延平九年拜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始自陟也陟兄弟常居禁中陟謙退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乃許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陟定策禁中封陟為上蔡侯增封三千戶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闕上疏自陳

鄧悝

鄧悝（案悝訓第三子）字叔昭安帝即位拜悝城門校尉自延平之初以國新遭大憂故悝兄弟率常在中供養兩宮比

上疏自陳愚闇冀朽幸得遭值明盛兄弟充列顯位並侍帷幄豫聞政事無拾遺一言之助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長罪責日深惟陛下哀憐

鄧弘

鄧弘案弘訓第四子字叔紀和熹后兄也天資善學年十五治歐陽尚書師事劉述常在師門布衣徒行講誦孜孜不輟奴醉擊長壽亭長亭長將詣第白之弘即見亭長賞錢五千勵之曰直健當然異日奴復與宮中衛士忿爭

衛士笙奴弘聞又與五千弘收恤故舊無所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弘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輿馬施之終竟甍後有司復請加謚曰昭成侯發五校輕車騎士為陳至葬所所施皆如霍光故事皇太后但令門生輓送

鄧閶

鄧閶（案閶訓第五子）字季昭遷黄門侍郎于時國家每有灾異水旱閶側身暴露憂懼顑頷形于顏色公卿以下咸高

尚馮漢興以來為外戚儀表鄧太后報閶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案范書鄧陟傳閶以元初五年卒閶出則陪乘入侍左右忠言善謀先納聖善匡輔之言案此八字晏殊類要作皆先聖法象臣輔之言朝夕獻納雖內得于上身在親近不敢自恃兢兢之心彌以篤固也鄧訓五子女為貴人立為皇后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鄧豹

鄧豹案豹從弟 字伯庠遷大匠工無虛張之繕徒無饑寒之色

鄧遵

鄧遵案遵從弟 元初中為度遼將軍討擊羌虜斬首八百餘級得鎧弩刀矛戰楯匕首二三千枚破匈奴得釜鑊二三千枚得匕首三千枚詔賜駮犀劍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緄帶一具虎貫鞶囊一金錯刀五十辟把

刀墨再屈環横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金𡚁尤辟兵鉤一

吳漢

吳漢字子顔南陽人也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顔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悦之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語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相薦舉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上既破邯鄲誅王郎召鄧禹宿夜語曰欲北

代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可漢與鄧弘俱
客蘇弘弘稱道之禹數與語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
能及者上于是以漢為大將軍漢遂斬幽州牧苗曾上
以禹為知人漢性忠厚篤于事上自初從征伐常在左
右上未安則側足屏息上安然後退舍兵有不利軍營
不如意漢常獨繕檠弓戟閱具兵馬激揚吏士上時令
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具上賞嗟曰吳公差强人
意隱若一敵國矣封廣平侯與蘇茂周建戰躬被甲持

戟告令諸部將曰聞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賊兵大敗討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案此建武二年事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堅卧不動公孫述大司馬田戎將兵下江關至南郡據浮橋于江上漢鋸絶横橋大破之漢伐蜀分營于水南水北案姚之駰本作漢使副將武威將軍劉禹將萬餘人屯于江南北營戰不利乃銜枚引兵往合水南營大破公孫述漢戰敗墮水縁馬尾得出案范書公孫述傳述散金帛募敢死士使延岑偽挑戰潛遣奇兵襲擊破漢漢戰敗在是時而上下文闕漢平成都

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以分與昆弟外家漢爵位奉賜最尊重然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恭儉如此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識知惟願慎無赦而已及薨有司奏議以武為謚詔特賜謚曰忠侯無後國除案范書本傳漢薨子成嗣至孫旦無子國除建初中

徙封旦弟筑陽侯盱為平春侯
奉漢後盱卒子勝嗣與此異

賈復

賈復字君文案范書復傳復南陽冠軍人治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生容貌志意如是而勤于學此將相之器復為縣掾迎鹽河東會盜賊起等輩欺沒其鹽復獨完致縣中時上置兩府官屬案此光武在河北時事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

共白欲以復為鄗尉上署報不許復以偏將軍東從上
攻邯鄲擊青犢于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上傳
召復曰吏士饑可且朝食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于是
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皆服其勇復北與五校戰于
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上驚復病尋愈追及上上見大
喜諧雒陽拜左將軍南擊赤眉于新城轉西入關擊盆
子于澠池破之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
上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

少方面之勲諸將每論功復未曾有言上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復闔門養威重受易經知大義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侯就第 案范書本傳初封冠軍侯建武十三年定封膠東侯加位特進

賈宗

賈宗 案宗復少子 字武孺為朔方太守匈奴嘗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耶曰是皆放遣還後吏不入塞宗性方正為長水校尉奉職愛士及在

朝廷數言便宜深見親異賞賜殊厚上美宗既有武節又兼經術每宴會令與當世大儒司徒丁鴻問難經傳

耿況

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秉風列爲藩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案范書耿弇傳父況字俠游封牟平侯今其傳全闕此蓋傳後之序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人更始使侍御史黄黨即封世祖爲蕭王上在邯鄲宫晝卧温明殿弇入告牀下請問曰今

更始失政天下可馳檄而定使者來欲罷兵不可聽也兵一罷不可復會也上曰國計已都長安天下大定何用兵為弇曰青徐大賊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皆數十萬衆東至海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上起坐曰卿失言我繫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為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苛刻日久聞劉氏復興莫不欣喜望風從化如去虎口就慈母倒戟橫矢不足以明喻公首事南破

昆陽敗百萬師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懲惡躬自克薄以待士民發號響應望風而止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上曰卿若東得無為人道之斧曰此重事不敢為人道也上以弇為建威大將軍案范書本傳此在建武元年二年封好畤侯張步都臨淄案范書本傳時張步都劇使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淮以後文攻之范書為合使弟玄武將軍藍將兵守西安去臨淄四十里弇以軍營臨淄西安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未易攻也臨淄諸郡太守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

聲雖大而實易攻弇內欲攻之告令軍中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復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日夜半令軍皆食會明案此下疑有闕文求乞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也弇曰然吾故揚言欲攻西安今方自憂治城具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即西安孤必復亡矣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且西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卒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張藍引兵突臨淄更彊勒兵憑城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

旬日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不見是爾遂擊臨淄至日中破之張藍聞臨淄破果將其衆亡張步直攻弇營與劉歆等會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弇與步戰飛矢中弇股以佩刀㩁之左右無知者時上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也弇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

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郡復追張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于軍門而弇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少好學習父業（案范書本傳弇父況以明經為郎）嘗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

耿國

耿國（案國弇弟）字叔憲（案范書國傳憲作慮）為大司農曉邊事能論議

數上便宜事天子器之

耿秉

耿秉案秉國子字伯初為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擊匈奴封美陽侯性勇壯而簡易于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侯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士卒皆樂為死秉薨賜朱棺玉衣南單于舉國發喪剺面流血

耿恭

耿恭案恭國弟廣之子字伯宗時始置西域都護戊已校尉乃

以恭為戊已校尉恭至即移檄烏孫示漢威德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願遣子入侍匈奴破殺後王安得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神箭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竝大驚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水徙居之匈奴來攻絶其澗水吏笮馬糞汁飲之城中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而飛泉出今漢德神靈豈有窮乎乃正衣冠向井再拜為

吏士請禱有頃井泉湧出吏士驚喜皆稱萬歲恭既得水親自輓籠于是令士皆勿飲先和泥塗城並揚示之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衆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擊車師大破之車師太子比特訾降恭坐將兵不憂軍事肆心縱欲飛鷹走狗游戲道上虜至不敢出得詔書怨懟徵下獄案范書本傳恭是時為長水校尉副馬防征西羌忤防謁者李譚奏恭以罪

耿氏自中興以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九卿十三人

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百人遂與漢盛衰

東觀漢記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東觀漢記卷九

列傳四

寇恂

寇恂（案范書本傳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封雍奴侯）仕郡為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更始時大司馬朱鮪在雒上欲南定河內難其守問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河內富實南迫雒陽非寇恂莫可

使也上乃用之以恂為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上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集范書本傳時光武北征燕代朱鮪聞河內孤使蘇茂賈彊攻溫恂大破之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恂同門生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大郡此讒人所側目怨禍之府也宜思功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因病不視事建武二年為潁川太守便道之官郡大生旅豆收得一萬餘斛以給諸營執金

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恂捕得乃戮之于市復以為耻過潁川謂左右曰吾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曰昔藺相如屈于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疾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上乃徵恂恂至乃見時復先在座欲起相避上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恂在潁川郡中政理賊不入境徵入為金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

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隗囂死其將高峻擁兵據高平上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上議遣使降之上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諸營擊之恂奉璽書至高平峻遣軍師皇甫文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

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戮其使而降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計事者也今來不屈無心降耳諸將曰非所及也

岑彭

岑彭（案范書本傳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封舞陰侯）亡歸宛與貳師嚴尤共城守（案范書本傳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漢兵攻之數月糧盡與說舉城降此以前隊貳嚴說為貳師嚴尤疑誤）光武使吳漢收謝躬令彭助漢為方畧拜為刺姦大將軍督察衆營授以所持節

從平河北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彙范書本傳此彭擊秦豐時事上下文闕彭以將伐蜀漢而津鄉當荊揚之咽喉乃自引兵還屯津鄉因喻告諸蠻夷諸蠻夷相率遣使貢獻于是江南之珍奇食物始流通焉彭圍隗囂于西城以縑囊盛土為隄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囂尾擊諸營彭師殿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為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彭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櫂卒凡六萬人騎五千匹皆會荊門彙范書本傳此彭攻荊門浮橋事

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䟽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案范書本傳此彭軍入蜀時事

岑起

岑起案起彭曾孫范書附彭傳起作杞元初中坐事免案范書本傳彭封舞陰侯子遵嗣徙封細陽侯至杞以元初三年坐事失國

馮異

馮異字公孫頴川人異薦邑子銚期叔壽殷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為掾史案范書本傳殷建作段建齊武王以譖愬遇害上

與衆會飲食笑語如平常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寛解上意因間進説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縦横虐暴所至擄掠百姓失望今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人饑渇易為充飽宜急分遣屬官徇行郡縣理寃結布恵澤上納之王郎起兵上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夜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曰昨日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

及至南宮聞王郎軍將至異進一笥麥飯兔肩因渡滹沱河至信都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將兵三十萬共守雒陽上以異為孟津將軍屯河上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令移其書令朱鮪知之案范書本傳是時異與李軼通書軼不與異爭鋒異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異擊走朱鮪追至雒陽城門環城一匝乃還上聞之大喜諸將皆賀並上奏勸上立曰帝王不可以久曠上乃名異案范書本傳建武元年諸將勸光武即帝

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案此語意未完當有闕文上曰我夢乘龍上天案太平御覽作我昨夜夢騎赤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于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中征賊還過陽翟詔異上冢別下潁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内長吏皆會使大中大夫致牛酒宗族會郡縣給費遣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玉具劍敕曰念自修整無為郡縣所笑異頓首受命西行布威信黽池

霍郎陜王長湖濁惠華陰陽沈等稱將軍者皆降與赤眉遇于華陰相拒六十餘日降其將劉始王重等拜為征西大將軍與赤眉相拒上命諸將士屯黽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殽底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黽池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專治關中百姓歸心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秦范書本傳此建武五年事異惶懼上書謝六年朝京師上引見異謂于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為我披荊棘定關中者

也賜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使將軍負丹青失斷金（案范書本傳建武九年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公孫述將趙匡等故有是詔）異敕吏士非交戰受部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鬬者異為人謙退每止頓諸將共論功伐異常屏止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馮彰

永平五年徙封彰為平鄉侯（案彰異長子范書異傳異封陽夏侯子彰嗣至是徙）封食鬱林潭中彰子普坐鬬殺游徼會赦國除（案范書異傳安

帝永初六年復紹封普子晨為平鄉侯

朱祜

朱祜字仲先（案范書本傳祐南陽宛人）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上以祐為護軍（案范書本傳此光武為大司馬討河北時事）常舍止于中祐侍燕從容曰長安兵亂公有日角之相從以觀上風采上曰召刺姦收護軍祐由是不復言以祐為建義將軍攻朱鮪（案此光武初即位時事）祐斬張成延岑敗走收得所盜茂陵武帝廟衣印綬（案此建武三年事張成泰豐將也）封祜為鬲侯邑七千三

百户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户足矣上不許上在長安時常與祐共車而出與共買蜜合藥後追念之乃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又過祐宅祐甞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登位車駕幸祐第上謂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

祭遵

上過頴陽祭遵（案范書本傳字弟孫頴陽人封頴陽侯）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容儀署為門下吏從征河北為軍市令上舍中兒

犯法遵格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上乃貸之以爲刺姦將軍語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爲征虜將軍將兵北入箕關與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合戰弩矢入口洞出舉袖掩口血流袖中衆見遵傷却退遵呵吏士吏士進戰皆一人擊十大破之遵遣護軍王忠皆持刀斧伐樹開道至略陽襲隗囂隗囂破上從長安東歸過汧幸遵營勞之士衆作黄

門武樂至夜御燈火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拒難衆兵即却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賜吏士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衣韋袴卧布被終身夫人裳不加綵士以此重之遵病薨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皆至喪所上車駕素服往弔望城門舉音遂哭而慟還幸

城門閲過喪車瞻望涕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故事時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視以為故事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王室可謂守死善道者也乃贈將軍給侯印綬上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陣送遵葬遵廉潔奉公死後每至朝會上數嗟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見上感

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也遵無子國除

祭肜

祭肜（彤從弟）遵字次孫質力過人力貫三百斤弓為襄賁令是時盜賊尚未悉平而襄賁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策書勉勵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遠斥候虜每犯塞常為士卒先鋒數破之彤之威聲揚于北方諸夷皆來内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鮮卑奉馬一

匹貂裘二領彤素清約為遼東太守三十年衣無副儲顯

宗嘉其功賜錢百萬及衣冠刀劍下至杯案食物大

小重疊入為太僕從至魯過孔子講堂上指子路曰此

太僕室也太僕吾之禦侮及彤卒烏桓鮮卑追思無已

每朝京師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祭參

鮮卑千餘騎攻肥如城殺略吏人祭參（案參彤子）坐沮敗下

獄誅

景丹

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景丹（案范書本傳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因以言語為固德侯相丹率衆至廣阿上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案太平御覽作出至城外兵所下馬坐鞌旃毳上）問何等兵丹等對曰上谷漁陽上曰為誰來乎對曰為劉公即請丹入上設酒肉人人勞勉恩意甚備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上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户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

夜行故以封鄉耳丹從上至懷病瘧在上前瘧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耶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雒陽病遂加拜弘農太守上以其舊將欲令强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弘農逼近京師知將軍病但得將軍威重卧以鎮之足矣

蓋延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以氣勢聞為幽州從事光武以延為虎牙將軍圍劉永于睢

陽夜梯其城入永驚懼走出魚門延追擊大破之斬其魯郡太守梁丘壽沛郡太守陳修永軍反走溺水者半後與戰連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悉降延令沛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因齋戒祀高廟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污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以後曾無尺寸可數不能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案范書本傳帝以延深入經敵數以書誡之故延有是奏）龎萌攻延延與戰破

之詔書勞延曰麗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夜聞急少能若是永初七年詔封延曾孫為盧亭侯（案范書延傳延封安平侯延孫側以謀反誅國除至是復紹封）

銚期

銚期字次況（案范書本傳期潁川郟人封安成侯）為光武賊曹掾從平河北上至薊薊中應王郎上驚去吏民遮道不得行期瞋目道左右大呼曰蹕大眾披辟鄧禹發房子兵二千人

以期為偏將軍别攻真定宋子餘賊拔樂陽槀肥纍者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于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創中額攝幘復戰遂大破之後勸上即位上笑曰卿欲遂蹕耶期疾病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慙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

東觀漢記卷九

東觀漢記卷十

列傳五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人于邯鄲見上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數十持歸宋子光武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施賓客二千餘人

皆衣縑襜褕絳巾奉迎詣上所在盧奴言王郎所反之狀上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案范書本傳光武即位封純高陽侯建武六年定封為東光侯時郡國多降邯鄲純兄歸燒宗家廬舍上以問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廬舍絕其反顧之望上大笑純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笑曰鄉乃欲以治民自效乃拜純為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臧宮字君翁（范書本傳宮潁川郟人封朗陵侯）爲輔威將軍將兵擊諸郡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漢軍相拒于荆門諸將戰數不利越人謀欲叛漢附蜀宮兵少不足以制也會屬縣送委輸牛車三百餘兩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委輸車回轉出入隆隆至明越人伺候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以漢兵大來乃奉牛酒勞軍由是遂安以城門校尉轉左中郎將征武陵蠻

馬武

建武六年馬武（案范書本傳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封楊虛侯）與衆將上隴擊隗囂身初兜鍪鎧甲持戟奔擊殺數十人一追兵盡還武中矢傷

劉隆

建武二十年左中郎將劉隆（案范書本傳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崇近族封慎侯）為驃騎將軍即日行大將軍事

馬成

馬成（案范書本傳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封全椒侯）為郟令上征河北成棄衣

步擔渡河詣上成善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王梁

光武拜王梁（案范書本傳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封阜城侯）為大司空以武強為侯國梁為中郎將與景丹祭遵合擊蠻中破之詔梁別守天井關

陳俊

陳俊（案范書本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封祝阿侯）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

君為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即拜解印綬上以為安集掾建武二年俊攻匡城賊下四縣上賜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

陳浮

二十三年詔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案浮俊子）封蘄春侯

傅俊

傅俊（案范書本傳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封昆陽侯）從上迎擊王尋等于陽關漢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盥鬚眉塵垢謂俊

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憊耶

堅鐔

堅鐔字子皮范書本傳作字子伋潁川襄城人封合肥侯光武以鐔爲揚化將軍鐔獨孤絶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

王霸

王霸范書本傳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封淮陵侯祖父爲詔獄丞上爲大司馬霸爲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

去上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王郎起上在薊郎移購上上令霸至市口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揶揄之霸慙而去上從邯鄲避郎兵晨夜馳馬傳聞軍在後士吏惶恐南至下曲陽滹沱河導吏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左右皆惶畏為郎所及上令霸前瞻水霸欲如實還報恐驚官屬雖不可渡且臨水止尚可為阻即白曰氷堅可渡衆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遂前比至氷合可渡上令霸護渡馬

欲僵各以囊盛沙布冰上乃渡渡未畢數車而冰陷上謂霸曰安吾衆能濟者卿力也謂官屬曰王霸從我勞苦前遇冰變權時以安吏士是天瑞也為善不賞無以勸後即日以霸為軍正賜爵關内侯劉文及蘇茂臣于劉永上遣霸討之霸至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作倡樂賊衆歡呼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為上谷太守修飛狐道至平城堆石布土三百餘里

任光

任光字伯卿（案范書光傳光南陽宛人封阿陵侯）初為鄉嗇夫漢兵攻宛軍人見光衣冠鮮明令解衣將斬而奪之會光祿丞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武平河北光暮入堂陽使騎皆炬火天地赫然盡赤堂陽驚怖即夜降

任隗

任隗（案隗光子）字仲和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建武元年始置將作大匠自隗始隗拜司空永元初外戚秉權朝臣畏悚莫敢抗者惟隗與袁安同心畢力數犯顏諫

李忠

李忠字仲都（案范書本傳忠東萊黃人）父為高密中尉忠發兵奉世祖為右將軍封武固侯時無綬上自解所佩綬以賜之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澣長襦忠更作新袍袴解支小單衣襪而上之上問諸將破賊所得物惟忠獨無所掠上曰我欲賜之諸君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子皆繫獄而

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賊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也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内顧宗親忠病濕痺免

李純

永平二年坐純 案純忠孫 母禮殺威弟季 案范書忠傳忠封中水侯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此以二年為九年仍脱國除二字

邳彤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范書本傳 封靈壽侯 初王莽分鉅鹿為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為卒正更始即位上以大司馬平河北至曲陽彤舉城降為後大將軍信都反為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滅族彤泣報曰事君有不得顧家彤親所以至今日得安于信都者劉公之恩公事方爭國不得復念私也

劉植

光武以劉植（案范書本傳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為驍騎將軍攻中山封昌城侯孫述坐與楚謀反國除

劉歆

劉歆字細君（案歆植從兄）

劉嘉

劉嘉字共仲（案嘉植弟范書本傳嘉作喜）建武四年以嘉為驍騎將攻涿郡

王常

王常 案范書本傳常字顏卿 其先鄠人父博成哀間轉客潁川舞陽因家焉光武于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漢忠將軍為横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絶席封山桑侯孫廣坐楚事國除

李通

齊武王嘗殺通 案范書本傳通字次元南陽宛人封固始侯 同母弟申屠臣

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

案申屠臣本書光武紀作公孫臣

乃强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臿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歡握上手得半臿刀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王莽前隊大夫誅謀反者通開事發覺被馬欲出馬駕在轅中惶遽著鞍上馬出門顧見車方自覺乃止通娶寧平公主為大司空性謙恭常避權勢謝病不視事上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久之有司請封諸皇子上感通首創大謀封通少子雄

為邵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以太牢祠通父冢

竇融

河西太守竇融（案范書本傳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遣使獻三駝令弟友詣闕道絶馳還遣司馬虞封間行通書（案范書本傳虞封作席封）光武詔封融曰行河西五郡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竇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隗囂率厲五郡精兵羌胡畢集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凡

四縣封融為安豐侯融光武時數辭爵位不欲傳子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他日會見迎詔融曰公欲讓職還土令相見不宜論也融嗣子穆尚内黄公主而融弟顯親侯友嗣子固尚沮陽公主案沮陽范書融傳作湼非穆長子勲尚東海公主女案范書融傳穆子勲尚東海恭王三女沘陽公主此有脫處竇氏一主兩

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孫官府廐第相望奴婢千數雖親戚功臣莫與爲比（案太平御覽作固破西羌還是時竇氏公侯二千石並在朝廷門內尚三公主貴賜恩寵榮于當時親戚功臣無與爲等也）

竇固

竇固字孟孫（案固融弟友子）少爲黃門郎謙讓有節操中元元年以固爲中郎將監羽林左騎爲奉車都尉與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遂滅西域開通三十六國在邊數年羌胡親愛之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

流指間進之于閨閫輒為諂不識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破西羌還為衛尉奉兩宮宿衛而見重當世恭謹下士賑施宗族甚有名稱

竇憲

竇憲（案憲融曾孫范書本傳憲字伯度）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田公主不敢訴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乎章帝崩竇太后臨政憲為大將軍弟景

執金吾瓌將作大匠光禄勲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戸憲固辭封詔曰大將軍憲前歳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辭不受舅氏舊典竝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戸憲以特進見禮依三公竝未門封

竇章

竇章案章融玄孫范書本傳章字伯向時謂東觀為老氏藏室案范書本傳太僕鄧康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康遂薦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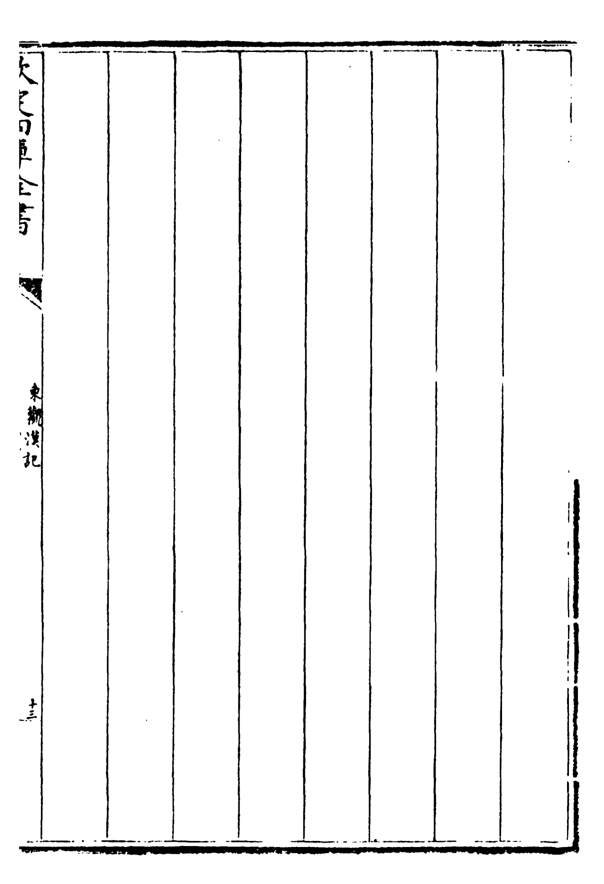
東觀爲校書郎
此文前後並闕

卓茂

卓茂字子康案李善文選注作字子容南陽人也為丞相史嘗出道中有人認茂馬者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矣茂曰然此馬已畜數年遂解馬與之曰即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日馬主自得其馬慙愧詣府叩頭謝歸焉茂為密令河南郡為置守令與茂竝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茂視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

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聖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亭長素為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今鄰里尚致餽此乃相親況吏民乎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儀以相文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去不在人間耶民曰茍

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從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光武即位先訪求茂(案太平御覽作求茂謁見)茂時年七十餘矣詔封茂宣德侯以茂為太傅賜几杖安車一乘茂為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為華貌束身執節行已在于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



東觀漢記卷十

東觀漢記卷十一

列傳六

鄧晨

鄧晨（案范書本傳晨字偉卿封西華侯）南陽人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父勳交趾刺史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耻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為請得免晨與上起兵吏

乃燒晨先祖祠堂汙池室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入湯鑊中（梁元帝作晨娶光武姊元故有是語）晨終無恨色上徵時與晨觀讖云劉秀當為天子或言國師公劉秀當之上曰安知非僕乎建武三年上徵晨還京師數燕見說故舊平生為忻樂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辦之帝大笑晨為陳留郡興鴻郤陂溉郡稻常以豐熟兼流給他郡

來歙

來歙字君叔南陽人也有大志慷慨治左氏春秋與劉嘉俱詣雒陽世祖見歙與之大歡曰君叔獨勞苦解所被襜襦以衣歙拜大中大夫建武五年持節送馬援奉璽書于隗囂囂遣子恂隨入侍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囂將王元說囂故狐疑不決歙素剛直遂發憤責之曰國家以公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至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君臣父子信也今乃欲從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吉凶

之決在于今日因欲前刺䍐䍐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仗節就車而去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因保其城上聞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䍐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也䍐圍歙于略陽（案范書本傳歙襲得略陽䍐大驚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之）上詔曰桃花水出船槃皆至郁夷陳倉分部而進上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討䍐䍐衆潰走圍解于是置酒高會賜歙班絶席坐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上使歙監諸將因

歙上疏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詔于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隗囂破後有五谿六種寇見便鈔掠退阻營塹歙乃大治攻具衝車度塹遂與五谿戰大破之與蓋延攻公孫述將王元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伏悲不能仰視歙叱曰故呼卿欲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泣涕乎延收淚强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投筆抽刃而死范書本傳　集贈征羌侯

樊重

樊重字君雲南陽人（案重光武外祖）世善農稼好貨殖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家素富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臨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世祖即位追封重為壽張敬侯

樊宏

樊宏（案宏重長子）字靡卿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封長羅侯建

武十三年從都尉封謝侯十五年徙封壽張侯宏為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宏每當朝會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上聞之敕騶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病困車駕臨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上悲傷其言而不許

樊儵

樊儵（案儵宏長子）字長魚事後母至孝母嘗病癰儵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為吮癰母終上遣中黄門朝暮餐食野王獻甘膠膏餳每作大發（案范書儵傳作每輒擾人）吏以為饒利儵知之臨甍奏罷

樊梵

樊梵（案梵儵第三子）字文高為尚書郎每當直事常晨駐馬待漏雖在閑署冠劒不解于身每齋祠恐失時乃張燈俯伏為郎二十三歲未嘗被奏三署服其慎也

樊準

樊準（案準宏族曾孫）字幼陵為別駕從事臨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準見當時學者少憫先王道術陵遲乃疏曰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之初羣雄擾於冀州旌旗亂于大澤然猶投戈講學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尤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刪定乖疑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為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享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大盛冠帶搢紳遊辟雍觀化者億

萬計梁范書本傳時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上疏稱博求名儒徵詣公車俟帝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績其業太后深納其言為御史中丞執憲御下舉正非法官寮震慄轉尚書令明習漢家舊事周密畏慎

張況

張況梁范書張禹傳禹趙國襄國人祖父況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以況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

張歆

張歆（案歆汎子）字皋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囚詣閣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之便發遣遂棄官亡命（案范書張禹傳作以報仇逃亡）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後仕為淮陽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白上歆坐左遷為汲令卒官

張禹

張禹（案禹歆子范書本傳禹字伯達封安鄉侯）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

榮惡衣食永平六年禹為廷尉府北曹吏處事執平為
京師所稱明帝以其明達法理有張釋之風超遷非次
拜廷尉徐縣北界有蒲陽陂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
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率吏民
假與糧種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乾飯屑飲水而
已後年隣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屠酤成
市墾田四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功曹吏戴閏當從行
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閏具以實

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和帝南巡祠廟園禹以太尉留守北宮大官朝夕送食賜駈氊具物除子男盛為郎禹為太傅録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絶席

郭況

郭況（案范書郭后紀后真定槀人父昌昌子況封陽安侯）為城門校尉況皇后弟貴重賔客輻輳而況恭儉謙遜尊奉法度不敢一奢為鴻臚上

數幸其宅飲酒賞金帛甚盛京師號況家為金穴言富實也

陰睦

建武二年追尊貴人父睦為宣恩侯（案本書陰后傳睦字君孟后之父也南陽新野人）

陰識

陰識（案識睦長子范書本傳識字次伯封原鹿侯）為守執金吾居位數十年對賔客語不及國家其慎重如此

陰興

陰興（案興睦次子）字君陵為期門僕射從上出入常操小蓋
疾風暴雨屏翳左右泥塗狹隘自投車下脫袴解履涉
淖至踝上欲封興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
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興
之讓不奪其志興盡忠竭思其無益于國雖在骨肉不
以私好害公義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裦不相好知其
有用猶稱其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
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

興夫人薨會葬詔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至墓賜印綬追封加謚興曰鮦陽翼侯

陰傅

陰傅案傅興第二子范書作博附見興封濦强侯案此永平元年事七年以濦强屬西案此下有闕文徙封于丹陽為期思侯案司馬彪郡國志濦强期思並屬汝南郡丹陽無期思地此文有誤

東觀漢記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東觀漢記卷十二

列傳七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案范書本傳援封新息侯遠祖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茂陵成歡里曾祖父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援三兄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援長七尺五寸色理膚髮

眉目容貌如畫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以況出爲河南太守次兩兄爲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援外類倜儻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閫內必幘然後見爲郡督郵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留援嘗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隗囂甚重援以爲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鄉里相善以爲至當握手迎如平

生述乃盛陳陛衛引援入交拜畢就館為援制荅布單衣（案范書本傳荅作都）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禮甚盛欲授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因而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鼃耳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敕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援至上迎笑謂之曰卿遨遊二帝間見卿使人慙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小相善臣前

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今臣遠從異方來陛下何以知非刺客而簡易如此於是上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乃曰天下反覆自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援歸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凡十四見（案此語意未完當有脫佚）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案范書本傳隗囂遣子恂入侍援將家屬隨恂歸雒陽會囂意狐疑後遂發兵拒漢援具言滅囂謀畫因使援將突騎往來遊說離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囂降廣不荅攷范書

備載援書而無此文當由范氏删落上自征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未決會召援因說囂側足而立將士土崩之勢兵進必破之狀於上前聚米為山川指畫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囂衆大潰援為隴西太守討羌中矢貫腓脛上聞賜羊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輙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遷虎賁中郎

將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天下頼其便三府以為未可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白嫺進對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皇太子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蜉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蟣蝨無所復依書奏上大悦出尚書盡數日敕黄門取頭蝨章特入因出小黄門頭有蝨者皆剃之上以援為伏波將軍援上言

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臯令印臯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援好事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於春夏筍擊交趾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欵段馬為郡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益盈

餘但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塢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與兄子嚴敦書曰學龍伯高不就猶為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援平交趾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瞇目討賊怯于戰功宜加切敉後定果下獄援於交趾鑄銅馬奏曰臣聞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臣援師事楊子阿案此下有闕文孝武帝時

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既備數家骨法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為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詔置馬德陽殿下援振旅京師賜車一乘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故人孟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援行亭障到右北平詔書賜鉅鹿縑三百匹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禹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没

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上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上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上笑曰矍鑠哉是翁也案矍字范書本傳作矍鑠遂遣援二月到武陵臨鄉

馬廖

馬廖案廖援長子范書本傳廖字敬平封順陽侯少習易經清約沈静援擊五谿無功卒於師廖不得嗣爵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上表長樂宫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

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用匹帛司隸校尉梁松案范書梁松歿於顯宗永平四年馬氏之敗在肅宗建初八年於時松歿已久此文有誤奏特進弟防光廖子豫兄弟父子并受爵土榮顯冠世多買京師膏腴美田作大廬近帶城郭妨困人民

馬防

馬防字公平案防援第二子范書本傳作字江平是書別本又作字孝孫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為塞外

草羌可不須穀馬其各以案此下有闕文固等兵到燉煌當出

塞上請馬穀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穀皆言按軍

出塞無穀馬故事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其奏言匈奴

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即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

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徵至敕下調馬穀防遂

見親近防征西羌上嘉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章

帝建初三年防為車騎將軍城門校尉置掾史位在九

卿上絕席防兄弟二人案此謂防及弟光攷范書本傳光時封許陽侯各六千

戶防為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省闥綏定西羌以襄城羹亭一千二百戶增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為光祿勲將緹騎宿衛宮省上數幸防府賞賜飲食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罷費多遂獨行十月迎氣樂案范書本傳十月作十二月防性矜嚴公正數言政事多見採用于鉅為常從小侯六年正月齋宮中上欲冠鉅夜拜為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

冠之防兄弟奴婢各千人以上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上不喜之數加譴責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

馬光

馬光字叔山（案光援第三子）遭母喪哀痛感傷形骸骨立監越騎校尉視事師厲吏士教習有方時五校尉令在北軍營中光以為五校尉主禁兵武備所以宿衛兩宮不宜在一處表請二校尉附北宮詔許越騎射聲寺治北宮

章帝與光詔曰朝送鹿膾寧用飯也拜太僕視事減省諸費歲千萬以上光前坐黨附竇憲憲歸國憲誅憲奴玉當誣光與憲逆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塋詔許之

馬客卿

馬客卿字客卿援少子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專對賓

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沉敏援甚奇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馬嚴

馬嚴字威卿（案嚴援兄余子）父余卒時嚴方七歲依姊壻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案班書元后傳王鳳弟譚封平阿侯子仁孫術皆嗣爵此平河侯王述當是平阿侯王術之訛范書馬援傳云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則述當為嚴姊壻之昆弟此云姊壻父亦誤）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為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

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嚴西嚴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習騎射從司徒祭酒陳元受左氏春秋顯宗詔嚴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定建武注記拜嚴持兵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敕嚴過武庫祭蚩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時人榮之拜中丞嚴舉劾按章申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迴避百寮憚之爲

五官中郎將邊境有事輒下嚴處便宜肅宗初立汲汲欲知下情引納敕嚴有所見聞輒言帝令諸上便宜封表遣子以往都使詣省門帝自勞以手書嚴為陳留太守建初中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帝親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葛縛佩刀書帶革帶付龔賜嚴遣太醫送方藥也

馬融

馬融（案融嚴第五子范書本傳融字季長）才高博洽為通儒教養諸生常

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瑟案范書本傳作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當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馬棱

馬棱字伯威案棱援族孫從兄毅張掖屬國都尉棱為廣陵太守奏罷鹽官賑貧羸薄賦稅郡界嘗有蝗蟲食穀棱有威德蝗蟲入江海化為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

萬斛為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强車皆以桃枝細簟案范書本傳但云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此事失載

梁統

梁與秦同祖出于伯益别封于梁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案范書本傳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封陵鄉侯統疏稱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五帝有

流殛放竄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是以五帝三王之刑除殘去亂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案范書本傳統以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此疏議者以為不可施行統復上言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烟火見未央宮前代所未嘗有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漕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掠吏人國家開

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

梁竦

梁竦（案竦統子范書本傳竦字叔敬）作悼騷賦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嗚唈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周之協德兮（案周字疑誤）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已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案雖疑作否）抉目眥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北在篇（案此句疑有誤）君名其既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

德兮絜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强趙殞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勲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騁鸞路於犇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後人臨衆瀆之神林兮東敕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傅其違指兮何揚生之敗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

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栺丹海以為期永元九年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于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襃親愍侯好爵顯服以慰母心

梁商

梁商字伯夏（案商竦次子雍子）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為華飾孝友著於閨閾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

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己輕財貨不為之蓄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常曰多藏厚亡為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饑年穀貴有饑餧輙遣蒼頭以車載米菜錢於四城外給與貧民商上書猥復超超宿德案此二句文義未明當有訛脫商病篤敕子輔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唅

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郡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絶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前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商薨賜東園轜車朱壽器銀鏤黄玉匣案帝作誄曰孰云忠侯案范書本傳商襲父封乘氏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兹玄陰幽居冥冥靡所且窮商朝廷敬憚其委任自前世外戚禮遇所未曾有門

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虛抑損九命彌恭漢興以來妃后之家亦無商比

梁冀

梁冀案冀商長子范書本傳冀字伯卓嗣父侯為大將軍拜步兵校尉上書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愚臣所宜冀僭侈作平上軿車永昌太守鑄黃金之蛇獻之冀益州刺史种暠發其事大將軍夫人躬先率禮淑慎其身起號為開封君即大將軍梁冀妻也案大將軍夫人以下十九字當是詔策之詞即大將軍梁冀妻

也句恐為後人注加而節録者誤作正文又范書本傳冀妻孫壽封襄城君梁商傳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此以號開封君者為冀妻疑亦有誤

梁不疑

梁不疑案不疑商次子范書梁冀傳不疑封潁陽侯拜步兵校尉上書曰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過少所任案此段與前梁冀傳畧同攷不疑拜步兵校尉范書不載恐緣冀傳誤複

孫咸

讖曰孫咸征狄今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咸以

武名官以應圖讖案此當是詔文范書不載

東觀漢記卷十二